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第十一集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汉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編輯出版，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編和演出的剧目資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黃系統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調；有属于花鼓系統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黃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調、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灯戏等。都有着丰富的傳統剧目。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遺產，决定陸續搜集、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

“丛刊”所收剧本，主要的是原本。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們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則；并視必要，邀請对該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对于經过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也将選擇收入。

我們愿意积极地編輯出版这部“丛刊”；但是力量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

目 录

紅鬃烈馬	湖北省汉剧团艺术室录本	1
拷吉平	武汉市汉剧团录本 徐正奎校訂	91
失印救火	湖北省汉剧团录本 高海山校訂	107
路遙知馬力	沔阳汉剧团录本	136
拾玉鐲	張艳蟬演出本	153
三娘教子	余春衡、夏中俠演出本	165
截江夺斗	华云飞演出本	177
汾河灣	湖北省汉剧团录本	189
走馬荐諸葛	沙市汉剧团录本 高海山校訂	205
神亭岭	朱艺田述录	229

紅鬃烈馬

湖北省汉剧团艺术室录本

劇情：唐丞相王允第三女宝釧奉旨至彩樓拋球選婿，將彩球打中薛平貴。當時平貴甚貧，王允嫌貧愛富，百般勸女退婚；宝釧不從，與父击掌誓不相見，投奔寒窑與薛成婚。薛平貴与宝釧婚後，降服紅鬃烈馬有功，唐王封為后營都府。王允与二女婿兵部侍郎魏虎參奏，降為平西先行。在平西中，王允大女婿苏龍和二女婿魏虎為正副元帥。平貴逼在魏虎麾下，歸家与王宝釧忍痛道別。不料回營誤卯，魏虎欲問斬刑，經苏龍劝阻，始改責軍棍。平貴出戰獲捷，魏虎又以庆功為名，用酒灌醉平貴，縛于紅鬃烈馬之上，故使陷于敵手。后被代戰公主招贅，并接西涼王位。王宝釧自薛出征后十八年，始終苦守寒窑，不改初志。母來寒窑探望，見女貧病交加，勸女返家；宝釧誑母离去寒窑，誓死不回相府。后得鴻雁寄書平貴。平貴見書，以酒灌醉代戰公主，私逃回國，夫妻得以團圓。不久唐王宴駕，王允篡位，遣人捉杀平貴。薛得代戰公主趕至救援，引兵攻進長安，自立為帝，分封宝釧、代戰与苏龍；拿獲王允、魏虎，均欲問斬，經王宝釧苦勸，赦免王允，杀死魏虎。

本劇全本包括“彩樓配”、“三击掌”、“平貴別窑”、“三打平貴”、“探寒窑”、“赶三关”、“武家坡”、“大登殿”八折。

一、彩楼配

人物：王宝钏(旦)、薛平贵(小生)、王孙公子、和尚、道人、四大鎧、四龙套、一車夫、二丫环。

第一場

王宝钏：(內唱西皮倒板)

宝钏相府巧打扮。

〔四大鎧、四龙套、二丫环、一車夫、王宝钏同上。〕

王宝钏：(唱西皮散板)

鑾駕对对排成行。(抽四門介)

只为母亲得病患，焚香祝告到花园。

三宫娘娘凤心爽，賜我彩球定姻緣。

鑾駕排在彩楼住。

〔上下翻，王宝钏上楼。〕

〔薛平贵、王孙公子、和尚、道人两边上。〕

王宝钏：(唱)

站在彩楼用目观。

王孙公子有千万，也有僧道到楼前。

宝钏彩楼表心愿，怀抱彩球祝告天。

打着官来随官宦，打着貧来随飢寒。

彩球一抛空中現。(扎下句)

〔众搶球，薛平贵接球介；众下。王宝钏等同下。〕

第二場

〔薛平贵、王孙公子、和尚、道人同上。〕

薛平貴
王孫公子：球在哪里？
和尚：人

和尚：在我这里。啊！不在此处。

薛平貴：彩球在我这里。

〔众搶介，同下。〕

二、三击掌

人物：王允(末)、家院(生)、王宝釧(旦)、丫环(貼)。

〔王允上。〕

王允：(引)叹息光阴易过，鎖愁眉，徒喚奈何！

〔家院暗上。〕

王允：(詩)

調和鼎鼐在朝班，富貴如今等閑看。

縱有黄金堆百斗，膝下无后也枉然。

老夫、王允。唐室駕前为臣，官居首相之职。膝下无儿，所生三女：长女金釧，許配苏龙；次女銀釧，匹配魏虎；唯有三女宝釧，情性倔强。擇定二月二日，在十字街，高搭彩楼，抛球招郎。实指望打中哪家王孫公子，又誰知打中花郎薛平貴。想老夫宰相門第，招贅花郎，岂不玷辱門牆！老夫朝罢归来，得見新科状元許应魁，此人才貌双全，我有心想將薛平貴喚进府来，多看金帛將彩球买轉，要他另行擇配，將我三女許配新科状元，不知我那烈性女儿意下如何？家院！

家院：有。

王允：有請三小姐！

家院：是。有請三小姐！

〔王宝钏带丫环上。〕

王宝钏：鯉魚戏浪花一支，相府压赛御丹墀。爹爹在上，女儿拜揖！

王 允：罢了。我儿一旁坐下！

王宝钏：女儿告坐。唤女儿出来，有何训教？

王 允：恭喜我儿、贺喜我儿！

王宝钏：儿乃闺阁幼女，喜从何来？

王 允：我儿高搭彩楼招赘，定是打中哪家王孙公子？

王宝钏：儿到也不知。

王 允：唉！就是那花郎薛平贵呀！

王宝钏：乃是儿的命该如此。

王 允：我儿休要如此！为父的朝罢归来，得见新科状元，名叫许应魁，此人才貌双全，为父的有意将薛平贵唤进府来，多看金帛与他，将彩球买转，要他另行择配，将女儿许配新科状元，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王宝钏：爹爹在上，儿有几句不孝之言，可容儿一讲？

王 允：儿且讲来！

王宝钏：爹爹容禀！曾记得母亲身染重病，儿在后花园中焚香三载，祝告神灵，保佑母亲病体痊愈，爹爹奏明圣上，三宫主母闻知，凤心甚喜，赐儿五色花絨线，绣成彩球一枚，二月二日，高搭彩楼招赘，定儿的终身。上楼之时，祝告天地，打富随富，打贫随贫。漫说是打中了花郎薛平贵，就是大市街前一块顽石，儿要抱归家来，以表夫妻温暖之情。

王 允：三宫主母不过是一句戏言，难道说就定了儿的终身不成吗？

王宝钏：爹爹此言差矣！人以信为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車无輹、小車无輹、其何以行之哉。”昔日孔子因陈蔡，太公坐釣台，二位大賢尚且如此，何况平贵？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意恋落花，一言既出，驕馬难追。丫环！打座过来！

丫 环：是。

王 允：吓！为父与儿講話，无故掉臉过去，敢莫是与为父的生气？

王宝釧：生气……儿就不敢。

王 允：却是为何？

王宝釧：女儿情性乃是母亲裙边带来，难以更改。

王 允：儿在怎講？

王宝釧：那是更改不了的呀！

王 允：蠢材呀！（唱西皮慢板）

小蠢材出此言全不想，

只气得为父的怒滿胸膛。

儿大姐配苏龙戶部执掌，

你二姐配魏虎兵部侍郎。

唯有你小蠢材情性倔犟，

千金体配花郎玷辱門垠。

王宝釧：（唱西皮原板）

老爹爹且息怒容儿細講：

儿命苦怎配得状元才郎！

秦甘罗十二岁拜为卿相，

姜太公八十二才遇文王。

休看他薛平貴花郎模样，

貧穷人得了志比父还强。

王 允：（唱西皮原板）

薛平貴他本是花郎輩，

每日間在大街把食覓。

穿一件破烂衫遮不住身体，

遮着东来露了西。

王宝釧：（唱西皮原板）

昔日孟姜寻夫婿，曾与杞良送寒衣。

哭倒长城一席地，至今留名万古題。

王 允：(唱)

我儿既把前辈尊，
可知張良韓信与苏秦。

王宝钏：(唱西皮垛子)

張良韓信与苏秦，尽都是安邦定国臣。
秦邦不重苏季子，六国封相人上人。

王 允：(唱西皮一字板)

六国封相人上人，登台拜将是何人？

王宝钏：(唱)

登台拜将是韓信，后享荣华先受貧。

王 允：(唱)

后享荣华先受貧，未央宫斬的是何人？

王宝钏：(唱)

未央宫斬的是韓信，
哪一个为官不丧身！

王 允：(唱)

句句言語不讓父，把父当作并肩人。

王宝钏：(唱)

董允卖身曾葬父，大孝之人也受貧。

王 允：(唱)

大孝之人也受貧，天仙女下凡配何人？

王宝钏：(唱)

天仙女下凡配董允，爹爹为何要退婚？

王 允：(唱搖板)

要退要退偏要退，

王宝钏：(唱)

不能不能万不能。

王 允：(接唱)

堂前不听父教訓，两件宝衣脫下身。

王宝钏：請問爹爹：这两件宝衣从何而来？

王 允：乃是西凉夏国缺少唐主三載貢奉，进于唐天子，圣上見为父为官清正，恩賜与为父的。带回府来，儿大姐穿长了，二姐穿短了，你这蠢材穿在身上不长不短，到还象个有福气的女子。

王宝钏：圣上賜与爹爹是何意？

王 允：乃是君臣之义。

王宝钏：难道爹爹就无父女之情嗎？舍与儿穿得去。

王 允：蠢材不听为父教訓，你脫下来！

王宝钏：舍与儿穿去罢！

王 允：（怒）脫了下来！

王宝钏：（惊）啊！（唱西皮搖板）

上脫日月龙凤袄，下脫八幅絳綃裙。

两件宝衣齐脫下，（脫介）

交与嫌貧爱富人。

王 允：舍与你这蠢材呀！（又給宝钏介）

王宝钏：儿不要啊！（使气地，唱）

上扯日月龙凤袄，下扯八幅絳綃裙。

两件宝衣齐扯乱，（撕介）

不享荣华愿受貧。

前堂不与父講話，

王 允：哪里去？

王宝钏：（唱）

后堂內辞別老娘亲。

王 允：前堂不听父的教訓，后堂哪有母亲！不准去！

王宝钏：儿偏要去。

王 允：丫环、院子！

家 院：有。
丫 环：

王 允：有人强入上房，打断尔等的狗腿。

王宝钏：（惊）儿不去了！（唱）

老爹爹你把心死了！

王 允：怎见得为父的心死了？

王宝钏：大姐出嫁金妆，二姐出嫁银妆，女儿今天出嫁，你连两件宝衣都不舍，岂不是把心死了！

王 允：儿若是听为父的教训，漫说是两件宝衣，就是府上的金银也讓儿搬盘。

王宝钏：儿不要啊！（唱）

全然不怕人踩人。

王 允：踩女不踩父。

王宝钏：踩父不踩女。

王 允：儿踩为父的何来？

王宝钏：爹爹嫌贫爱富。

王 允：嫌贫爱富，为的是哪一个？

王宝钏：儿不知道。

王 允：为的就是你这烈性的蠢材呀！

王宝钏：儿的命苦，何劳爹爹为我啊！（唱）
手摸胸膛想一想，膝下无有一个儿。

王 允：（唱）

膝下无后只怨得我的命，
你不能养老也送不得终。

王宝钏：（唱）

若是爹爹身亡故，也要宝钏哭几声！

王 允：（唱）

倘若为父身亡故，
不要你这蠢材哭半声！

王宝钏：（唱）

你儿今天出相府，我立志要做人上人。

王 允：(唱)

你炸碎的麦子研不成面，

宝王钊：(唱)

馬过竹桥莫加鞭。

王 允：(唱)

我縱死也不見王三女，

王宝钊：(唱)

我餓死也不回相府門。

王 允：(唱)

看誰后来把誰見，

王宝钊：(唱)

用手挖掉儿的二眼睛。

王 允：为父的不信。

王宝钊：(接唱)

老爹爹不信与儿三击掌！

王 允：(唱)

活活地气坏我年迈人。

罢罢罢与裙釵三击掌。

〔击掌介，王宝钊坐地。〕

王宝钊：(唱西皮慢板)

一霎时失却了父子情。

宝钊击掌泪湿衣，(上垛子)

老爹爹何事把儿逼！

上彩楼抛球父愿意，你儿也曾把話提：

打着富来随他去，

打着貧来該因儿的命运低。

逼写退婚小人輩，岂是你堂堂宰相为。

倘若世人都象你，难道穷人不要妻。

只問得老爹爹无言答对，(哭头)

爹爹呀！我的娘呀！（唱）

十月怀胎两分离。

悲切切哭出了相府地。

〔王宝钏出門，丫环扯宝钏衣，院子跪地介。〕

王宝钏：（接唱）

丫环院子扯奴衣。

你等跪下何事？

丫环：三小姐今向何往？

王宝钏：去找寻薛姑爷。

丫环：找得着？

王宝钏：随他去。

丫环：找不着？

王宝钏：丫环、院子吓！若是找寻不着，你家小姐遇沟沟下死，
遇涧涧下亡。

丫环：三小姐不要如此！候他二老黄金入窖，再去找寻也还不
迟。

王宝钏：啊！（唱）

丫环院子来提醒，提醒南柯梦中人。

含悲忍泪相府进，尊声爹爹听分明。

爹爹呀！适才闻女儿不孝，出了几句不逊之言。爹爹年迈，
孩儿难以割舍，候二老黄金入窖，儿再去也还不迟。（抱头）

王允：赶了！

王宝钏：啊！（唱）

宝钏倒有回心意，爹爹无有父女情。

二次里哭出了相府地。（出門，扎下句）

母亲！爹……（下）

〔丫环下。〕

家院：禀相爷：三小姐走了！（炮头）

王允：（叫头）三女，宝钏，烈性的蠢材呀！（唱）

良藥医不好蠢材病，

好言語劝不醒烈性人。

望不見三女相府进。（扎下句、回头，叫头）

三女，宝钏，儿呀！（家院随下）。

三、平貴別窑

人物：王宝钏（旦）、薛平貴（小生）。

第一場

〔薛平貴上，起霸。〕

薛平貴：（詩）

喜的唐天子，惱恨魏总參。

都府削了职，改为先行官。

薛平貴、只因降了紅鬃烈馬，唐主見喜，封为后營都府。只因西涼夏国打來連環战表，唐主挂苏龙、魏虎以为正副元帥。可恨王允与魏虎那賊，上殿連參七本，將都府削职，改为西涼先行。誠恐三姐寒窑懸望，我不免回得寒窑，說与三姐知道，馬上加鞭。（下）

〔王宝钏上。〕

王宝钏：平郎去投軍，未見信回音。

〔薛平貴上。〕

薛平貴：三姐开窑！

王宝钏：啊！想是平郎归來了。待我开窑。

〔王宝钏开窑、薛平貴进介。〕

王宝钏：平郎为何这样一身榮耀？

薛平貴：三姐不能知道，為丈夫降了紅鬃烈馬，唐王見喜，封為
後營都府。

王寶釧：哎吓！謝天謝地！

薛平貴：慢謝天地！

王寶釧：怎樣慢謝天地？

薛平貴：可恨你父與魏虎奸賊，上得殿去進參七本，將我後營都
府削職，改為西涼先行。

王寶釧：你在怎講？

薛平貴：西涼先行。

王寶釧：不好了哇！（唱西皮搖板）

我哭哭一聲老爹爹，罵罵一聲魏虎賊。

我夫降了紅鬃馬，唐王見喜封大官。

你不該上殿參七本，

削去都府職改為先行官。（哭頭）

老爹爹，魏虎賊，賊啊！

薛平貴：三姐不要悲泪！為丈夫行有行糧，坐有坐糧，行糧為丈
夫帶在身旁，坐糧丟在家中，為丈夫去也。

王寶釧：平郎不要去！

薛平貴：撒手！（下）

王寶釧：平郎慢走！你妻趕趕趕趕得來了。（下）

第 二 場

〔薛平貴、王寶釧同上。〕

王寶釧：啊！（唱十八板）

平郎夫丟糧單又中何用，

丟你的妻在寒窑苦受煎熬。（轉慢西皮）

手扯着平郎夫泪流滿面，

你的妻有一言細听心間：

只因母親（上垛子）染病患，

你妻焚香后花园。

蒙神保佑母病好，老爹爹把本奏君前。

三宮主母賜絨絨，綉成彩球定姻緣。

二月二日龙出現，王宝釧打扮彩樓前。

王孙公子有千万，彩球单打平貴男。

怀抱彩球进相府，老爹爹一見怒冲冠。

前門就把夫来赶，

打賭击掌气走妻宝釧。

皆因是夫妻不失散，破瓦寒窑把身安。

寒窑未住一月滿，你今別奴西涼川。

薛平貴：三姐！（唱西皮倒板）

王三姐只哭得泪流滿面。（哭头）

王三姐！

王宝釧：（哭）平郎夫……呀……

薛平貴：（同哭）我的三姐啊……

王宝釧：平郎

薛平貴：（唱西皮慢板）

妻哭夫夫哭妻珠泪不干。

屈江河下妖魔現，紅鬃烈馬把人擒。

为丈夫降了紅鬃馬，唐主駕前封大官。

封我后营都督府，西涼路上掌兵权。

魏虎上殿参七本，

削去都府职改为先行官。

特地回窑辞別你，狠心別你奔阳关。

王宝釧：（唱西皮一字板）

爹爹在朝为左班，所生三女无一男。

大姐許配苏长寿，二姐匹配魏总参。

唯有你妻多薄命，情愿随你受貧寒。

指望夫妻同欢暢，誰知分別寒窑前。（哭头）

你要去拿刀来一刀两断，
我的夫啊！（唱）

免得你的妻眼望穿。

薛平贵：三姐！（唱）

三姐不要泪涟涟，为丈夫言来听心间：
我好比一支狼牙箭，
妻好比天上月正圆，
若要夫妻重相会，
除非是风吹云散再团圆。

王宝钏：（接唱）

千留郎来万留郎，留不住平郎也枉然。
手挽手妻送你两河岸，
你妻还有叮囑言。
倘若西凉得胜转，莫到相府先到窑前。
打听你妻在人世，夫妻二人美团圆。
嘱咐的言语牢牢记，一路谨防魏总参。（哭头）
夫妻们只哭得肝肠寸断，

薛平贵：三姐
王宝钏：夫啊……（鼓声）

薛平贵：（唱）

耳听战鼓响连天。
是是是来明白了，想是魏虎贼点将官。

王宝钏：好难哪！

薛平贵：（唱）

夫也难来妻也难。

王宝钏：（唱）

夫妻两难共一般。

薛平贵：（唱）

夫难好比龙离海，